

毓老师书院讲经笔记系列

毓老师说

老子

爱新觉罗·毓璠

吴克
刘昊

—— 讲述
—— 整理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毓老师 说老子

爱新觉罗·毓鋆——讲述
吴克——整理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毓老师说老子 / 爱新觉罗·毓璠讲述; 吴克, 刘昊整理. —成都:
天地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55-3428-3

I. ①毓… II. ①爱… ②吴… ③刘… III. ①道家 ②《道德经》—
研究 IV. ①B223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298212号

毓老师说老子

出品人 杨政
讲 述 爱新觉罗·毓璠
整 理 吴克 刘昊
责任编辑 张秋红 孟令爽
封面设计 李一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环球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 18

字 数 404千

定 价 69.00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3428-3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有弗学，学之弗能，弗措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，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笃，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

凡 例

一、本书中《老子》正文及王弼注依据的是师尊授课所使用的课本——严复先生《评点老子道德经》，由台北广文书局印行。

二、本书以戊午年（1978年）7月3日至11月24日毓老讲学内容整理而成。

三、为使条理分明，本书内容依以下原则编排：

（一）《老子》每章本文以黑体编排。在本文之后，依王弼注分段，每段本文以宋三体呈现，每段之后以细黑体附王弼注，以供读者参考。

（二）师尊上课时曾引用严复先生《评点老子道德经》与宋龙渊先生《道德经讲义》二书，凡师尊授课曾引用二书注解部分，则一并附之于后，以细黑体表示。其余因卷帙浩繁，只能割爱。

（三）师尊授课讲解《老子》内容，则以宋一体编排。

（四）师尊授课时有笔记书之于黑板或口述之，本书编排时以“毓老师笔记”及“毓老师口述笔记”方式标明。师

尊曾对其笔记所做解说，则以楷体起首附之于后，以便于区分阅读。

（五）师尊授课曾评论历史事件或月旦人物，为使读者明了其背景，则旁引资料，以仿宋体显示，另加注释附于该页下端，以提供博雅君子参考。

（六）文中引用各家经典文字者，则注明出处，以括号内楷体表示。

（七）为“引导阅读，开启智慧”，我们尝试将研读《老子》相关小常识，及师尊上课“金句”以边栏方式呈现于后，以供读者参考。

前 言

老师曾讲授《老子》数遍，个人笔记以夏历戊午年（指1978年。老师平日书年，正式多采干支，间用公元亦仅书数字，或有深意焉，谨依所止。不便处敬祈谅解）及庚午年（1990年）两次最为完整。

戊午年（1978年）7月3日（月、日为阳历，后同），老师以严几道先生评点本《老子》为主开讲，参考宋龙渊先生《道德经讲义》，以及河洛出版社出版的《老子》王弼注、河上公注本诸书，至是年11月24日讲毕。

庚午年（1990年）9月3日则以宋龙渊先生《道德经讲义》为主，王弼注为辅讲授，至是年11月23日讲毕。

本讲录依戊午年笔记整理。自2014年始，至2015年8月由吴克学长、何丹曦学姐打字整理补充，又经往复讨论厘订，方始确定编排方式，草成初稿。然老师讲课字字珠玑相扣，义义沛然贯通，嬉笑怒骂间，自然流露生命印证的智慧、救亡图存圣时补弊的担当、民胞物与道济天下的襟怀。我们虽然希望

如实记录老师上课所授，并捕捉老师颦笑褒贬之情、微言治世之义、故国梦回悱恻之感，但学局力促，不能表达万一。还望同门学长、识者方家，不吝赐正。

老子其人

《老子》作者是谁？老子是谁？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。早在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就说：“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”但说法再多，多从《史记》原文谈起，谨将《史记》书中老子相关原文附录于后，以供大家参考。

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：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

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吾不能知，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

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

或曰：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

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，或言二百余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

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：“始秦与周合，合五百岁而离，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隐君子也。

老子之子名宗，宗为魏将，封于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官，官玄孙假，假仕于汉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，因家于齐焉。

世之学老子者则拙儒学，儒学亦拙老子。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岂谓是邪？李耳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。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鲁南官敬叔言鲁君曰：“请与孔子适周。”鲁君与之一乘车，两马，一竖子俱，适周问礼，盖见老子云。辞去，而老子送之曰：“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，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贵，窃仁人之号，送子以言，曰：‘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议人者也。博辩广大危其身者，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毋以有己，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’”孔子自周反于鲁，弟子稍益进焉。

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孔子之所严事：于周则老子；于卫，蘧伯玉；于齐，晏平仲；于楚，老莱子；于郑，子产；于鲁，孟公绰。

另外先秦文献关于老子的记载，有《庄子》《韩非子》《礼记·曾子问》。其中《庄子》最多，有十九处。均可参考。

老师讲《老子》，重在“以古人的智慧，启发我们的智慧”，于老子出生年代，书籍成书时间着墨不多，但以为就文章发展而言，必定由简而繁，以《老子》之简约，起源必早，再晚应不晚于春秋。纵有些附加上去的文字，那是所有古籍都有的现象。

书既不晚于春秋，人活到战国也有可能，但不可能是生于战国。

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《帛书老子》甲乙本，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出土《郭店楚墓竹简老子》甲乙丙本，据朱谦之、唐兰、郭沂诸先生研究，各本抄写成书的时间虽不同，但《老子》成书应不晚于春秋，可与此相印证。

王弼其人其注

王弼，字辅嗣，三国时曹魏山阳郡（今山东省金乡县）人。天才卓绝，以二十四岁（226-249）的寿命，撰写了《周易注》《周易略例》《老子注》《老子指略》《论语释疑》《周易大衍论》《周易穷微论》《易辩》等著作。但其成就，不在于著述数量，更在于创见。

两汉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，一为董仲舒，一为王充。董仲舒会通经学，秉《公羊春秋》之旨，以圣人当新王；王充“行道不随事”（《论衡·自然篇》），独尊黄老，力反时趋，下开魏晋思想先河。然王充只是魏晋新思想的起义发端，若论开国闯肆犹待王弼。

两汉学风有两大弊端：一是空守章句师说迂阔烦琐；一是与阴阳五行灾异结合，援天道证人事流于荒诞。王辅嗣注《周易》，一扫两汉根据宇宙推验人生、运用象数推验宇宙的学风，主张：

象者，出意者也。言者，明象者也。

变者，情伪之所为也。夫情伪之动，非数之所求也。（《周易略例》）

由人的“情”“意”出发，替换出“象”“数”。将人生变化的推究，义理的树立，回归到人本身的“情”“意”，回归到老、庄、孔、孟。他说：

圣人茂于人者，神明也。同于人者，五情也。神明茂，故能体冲和以通无。五情同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。然则圣人之情，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。今以其无累，便谓不复应物，失之多矣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钟会传·裴松之注》）

王辅嗣以为圣人有情无累，累由欲生，不由情起，应物无累，方是“无为”。并评老子：

圣人体无，无又不可以训，故不说也。老子是有者也，故恒言无，所不足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钟会传·裴松之注》）

所以王辅嗣注老子，特别强调“以无为本”。他在注《老子》四十章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就说：

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，有之所始，以无为本，将欲全有，必反于无也。

在《老子指略》中更说：

夫物之所以生，功之所以成，必生乎无形，由乎无名。无形无名者，万物之宗也。不温不凉，不官不商。听之不可得而闻，

视之不可得而彰，体之不可得而知，味之不可得而尝。故其为物也则混成，为象也则无形，为音也则希声，为味也则无呈。故能为品物之宗主，苞通天地，弥使不经也。若温也则不能凉矣，宫也则不能商矣。形必有所分，声必有所属。故象而形者，非大象也；音而声者，非大音也。

而“以无为本”，并不是在“空”“无”中打转，而是“将欲全有”，于是接着说：

然则，四形不象，则大象无以畅；五音不声，则大音无以至。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，则大象畅矣；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，则大音至矣。故执大象则天下往，用大音则风俗移也。无形畅，天下虽往，往而不能释也；希声至，风俗虽移，移而不能辩也。

也因为“以无为本”，王弼注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说：

弃己任物，则莫不理。

注《老子》三十八章说：

是以天地虽广，以无为心。圣王虽大，以虚为主。故曰：以复而视，则天地之心见。至日而思之，则先王之至睹也。故灭其私而无其身，则四海莫不瞻，远近莫不至。殊其己而有其心，则一体不能自全，肌骨不能相容，是以上德之人，唯道是用。不德

其德，无执无用，故能有德而无不为，不求而得，不为而成，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。

老师说这里的“灭其私而无其身”，即“克己复礼”之旨。

“不德其德，无执无用”即《中庸》“《诗》云：‘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’子曰：‘声色之于以化民，末也。’《诗》曰：‘德輶如毛。’毛犹有伦。‘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。’至矣”和《论语·泰伯》孔子称尧、舜、禹：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！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”“巍巍乎！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”之义。由此亦可见王辅嗣之援儒注老。

由于对老、孔的会通，王辅嗣以“崇本息末”四字总结《老子》。《老子指略》说：

然则，老子之文，欲辩而诘者，则失其旨也；欲名而责者，则违其义也。故其大归也，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，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。因而不违，损而不施；崇本以息末，守母以存子；贱夫巧术，为在未有；无责于人，必求诸己；此其大要也。

老子之书，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。噫！崇本息末而已矣。观其所由，寻其所归，言不远宗，事不失主。文虽五千，贯之者一；义虽广瞻，众则同类。解其一言而蔽之，则无幽而不识；每事各为意，则虽辩而愈惑。

老师讲《老子》，特别推崇辅嗣注，认为是注《老子》注得最好的本子。并且说他那么年轻时写的东西，我们再三参详，

尚不能了悟，今人好批评古人，徒见其不自知耳。

只可惜辅嗣早逝，未得见其学之所止，亦中国学术一大损失。

严复其人其批

老师讲《老子》采取严复评点王弼注本次数最多，曾说：“严老夫子的批，批于清末，比较近代化，有新观念。至于可否，同学自己了悟。”

严复，生于清咸丰四年（1854），卒于民国十年（1921），乳名体乾，初名传初，改名宗光，字又陵，后名复，字几道，福建侯官（今福州市）人。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、翻译家。他提出的翻译标准“信、达、雅”，可以说是千古不移不变之理，他翻译的《天演论》中“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”一说，不知撼动了多少中华儿女有志的心灵。当年有位原名嗣糜、学名洪驎、字希疆的同学，后改名胡适，字适之，成了大名鼎鼎的胡适之老师，正是因缘于此。

几道先生评点《老子》出版，肇因学生熊元锷。熊氏在《侯官严氏评点老子》一书序中提及：

癸卯（公元1903年），余在京师，出所评《老子》，就吾师侯官先生诂正。先生为芟薙十九，而以己意列其眉。久之，丹黄殆遍，以王辅嗣妙得虚无之旨，其说亦间有取焉。受而读之，大喜过望，南旋，持示义宁陈子。陈子亦绝叹，以为得未曾有，促余刊行，后复请先生附益千数百言。顷来东瀛，遂钞付活版，公于世……

严复久研《老子》，但评《老子》，当是在熊元锷的眉批的基础上，“附益”之而成，并在熊元锷、陈义宁催促下完成刊行。严复在给熊元锷书信中说：

前者在都，蒙以《道德经》示读，客中披览，辄妄加眉评。我辈结习，初何足道。乃执事持示义宁，以为得未曾有。遂复邮寄，嘱便卒业。春夏之交，南奔猝猝，无须臾之闲。近者乃践此诺……

这里提及促成本书印行的两位先生：熊元锷、陈义宁。

熊元锷，生于光绪五年（1879），卒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谱名育锷，号惠元，字季廉，晚字师复，南昌人。熊的挚友陈三立（陈义宁）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说：

君南昌熊氏，名元锷，字季廉，一名师复，为严先生易也。曾祖讳世昌，祖讳谏和，考讳辉祖，官某县训导，有文学行谊，君生十七年而卒。曾祖妣氏吴，祖妣氏雷，母雷夫人。兄弟八人，君次居七，兄元璠、元镗、弟元璠尤与余亲善，皆美才。

他第一次拜见严复，在公元1900年的秋天。八国联军占领北京，严复避乱，从天津移居到上海，在上海设“名学会”，讲约翰·穆勒（John Stuart Mill）的“名学”。

熊元锷听说严复到了上海，专程从南昌来到上海。请和谭嗣同合称四大公子的吴保初为介，向几道先生说明拜师之意。两人从此结下了难得的师生缘。

多年后，严复在所撰《熊生季廉传》中追述这段往事说：

复之得交季廉也以庚子。当此时，中国北方，啧啧大乱，欧美日本之兵，满于京师，皇帝奉太后出居陕，而复亦避地江南，江南与各国为约互保才无恙。秋，季廉至海上，先以书自通，继而执贽造吾庐，求得著籍为弟子。神采玉流，言论泉涌，灼然有以知其为非常人也。扣其学，经史而外，历举明张太岳、王船山以对。讲道籀学，相得甚欢。

严复在离沪北上时，更赠熊季廉诗云：

去年北方致大祸，至今万乘犹尘蒙。亦知天心未厌乱，南奔避地甘长终。

岂意逃空得馨款，知交乃遇四五公。就中爱我最真挚，屈指先数南昌熊。

心期浑欲忘彼此，圭角相遇加磨砢。人生行止不自诡，扁舟又欲随南风。

临行执手无所赠，惟有真气如长虹。横流他日傥相遇，窃愿身道双加丰。

严熊师生论道，虽然“心期浑欲忘彼此”，但几道先生由于“窃愿身道双加丰”的期许，对其教诲极其严格。例如几道先生在信中，即对熊氏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意见：

大著标本两论，忠爱溢于言表。此事固不可以文字计较短长。但无似既承厚爱，许在他山之列，自当以直谅自处。窃谓以贤者之年力才气，事事宜力争上游；则文字一道，言为心声，不可不

加之意也。况以言感人，其本已浅；言而不工，感于何有？必求大作之疵，则下笔太易，语多陈俗，一也。过为激发之声，闻者生倦，二也。义俭辞奢，以己之一幅当能者之一行，三也。今欲谋所以救之之术，宜熟读古书，求其声与神会，而下笔力求戛戛其难之一境；而又讲求事理，以为积厚流光之基。

由是，熊元锷学养大进。陈三立在《熊季廉墓志铭》中说：

严先生亦惊其英亮卓犖，深相爱重，君之学亦日遽而月变矣。当是时，天下方多事。后生少年倡狂恣睢，异说蜂起，嚣杂靡一世。即君初时，盛气发愤，亦颇激昂，用高语惊座人。至是愈惩其害。研口极变，敛抑锋锐，归之大适。

几道先生亦在《熊生季廉传》中写道：

先是，朝廷以经义文弊，士争模袭声调，猥琐陈腐，不究义理之安，无以裁成人才济时急。光绪二十八年，始罢帖括为策论，且令直省举经济才，江西学使者则以季廉应诏书，偕计至都下，昕夕必造吾庐，则已融会贯通，言下了然，虽李延平之得朱晦庵，其为乐不是过也。罢归，应癸未（按：应为癸卯）试，主者发问，多士夫所不能言，季廉条列旧所闻以对，蔚为举首，里俗荣之。

即在严先生的教诲下，“季廉条列旧所闻以对”，熊氏荣登癸卯恩科江西乡试的榜首。

而熊的人品学问，在天赋颖异及严师淬炼下，也到了一个